



韋應物詩集繫年校箋



813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韋應物詩集繫年校箋

孫望編著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韋應物詩集繫年校箋/孫望編著,一北京:中華書局,
2002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ISBN 7-101-02459-9

I. 韋… II. 孫… III. 唐詩-選集 IV. I 222.7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1999)第 58027 號

責任編輯:王海燕 宋鳳娣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韋應物詩集繫年校箋

孫 望 編著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北京冠中印刷廠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18³/₄印張·381 千字

2002 年 3 月第 1 版 2002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1-3000 冊 定價:32.00 元

ISBN 7-101-02459-9/I·350

前言

經過安史之亂這場浩劫，唐帝國急速沒落，由盛唐時期轉入中唐時期，這極大地影響了活躍在大曆、貞元間士人的生存狀態和文化心理，並且促使了詩風的變異。盛唐積極進取、樂觀自信、昂揚豪邁、充滿英雄理想的時代文化精神，伴隨着國家民族生命創造力的衰微而消退，逐漸爲一種疲倦、衰頓、低沉、傷淒、冷淡的時代風貌所取代。作爲其外在表徵的詩歌，也隨之在審美取向上發生變化，由盛唐的極度張揚外放而趨于壓抑內斂。

在盛中唐之際的詩人中，在人格和詩風轉換方面最爲明顯的莫過于韋應物。

韋應物（七三七——約七九三），京兆長安人，世居杜陵（今陝西省西安市東南）。其曾祖父韋待價是武則天時的宰相，祖父韋令儀做過梁州都督。父韋鑾，生平不詳。應物早年曾入宮爲三衛近侍，任俠不羈。安史亂起，流落失職，始折節讀書。代宗廣德三年（七六三）入仕爲洛陽丞。大曆九年（七七四）爲京兆功曹。至德宗建中二年（七八一），仕至尚書比部員外郎，出刺滁州，移江州。貞元四年（七八八）曾入朝爲左司郎中，官終蘇州刺史。

引人注意的是，應物十五歲時做了唐玄宗的近侍，侍奉天子游宴。其時他純粹是個無賴少年，享

有特權，可以無法無天。後來他在《逢楊開府》一詩中有過自我寫照：

少事武皇帝，無賴恃恩私。身在里中橫，家藏亡命兒。朝提檣蒲局，暮竊東鄰姬。司隸不敢捕，立在白玉墀。驪山風雪夜，長楊羽獵時。一字都不識，飲酒肆頑痴。……

這豈不就是漢人辛延年的名篇《羽林郎》中揭露過的「調笑酒家胡」的「金吾子」式的人物？與唐人王建《羽林行》中斥責過的「立在殿頭射飛禽」的「長安惡少」更是何其相似乃爾！

成為詩人以後的韋應物與其「少事武皇帝」時相比，簡直是另外一個人。據李肇《國史補》記載：

韋應物立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焚香掃地而坐。

其詩也被白居易譽為「高雅閑淡，自成一家之體」（《與元九書》）。「令人不能置信的是這樣一位被後世共推為清靜高潔的詩人，那時竟是荒淫天子李隆基的一員馬前走卒」（二）。這簡直可以說是帶有某種傳奇色彩。

韋應物的人格轉換，究其原因，主要是由於盛唐消逝，玄宗駕崩，故而豪氣消磨，促成他由無賴少年進入較為成熟的人生時期。細按其經歷，大約又與下列因素不無關係：一、入太學後折節讀書，把筆學詩，社會身份由一介武夫變為彬彬文士。二、成家以後，家庭溫馨，妻子賢惠，因而收斂身心。三、喪妻之後，經歷了過多的人生之痛，心境趨于寂寥沉靜。四、政局動蕩，官場險惡，受到打擊，做不成事，因而游心釋老，滋生隱逸情緒。五、刺滌、江、蘇三州後，沉湎于秀美的南國山水，進一步陶冶性情，回歸自然。凡此種種，促使他選擇了吏隱的生活方式，而以山水隱逸的高雅閑淡作為人生痛苦的安慰。

與補償。

韋應物的人格轉換也不是突如其來的，有一個漸進的過程。從現存《韋集》看，代宗廣德二年（七六四）他開始有詩留存。他早期的詩作（三），仍可見出其個性的雄放不羈，尤其是當他追憶少年時代豪縱生活之時，如：

出身天寶今年幾，頑鈍如鈍命如紙。作官不了却來歸，還是杜陵一男子。北風慘慘投溫泉，忽憶先皇游幸年。身騎厖馬引天仗，直入華清列御前。……一朝鑄鼎降龍馭，小臣髡絕不得去。今來蕭瑟萬井空，唯見蒼山起烟霧。可憐蹭蹬失風波，仰天大叫無奈何。弊裘羸馬凍欲死，賴遇主人杯酒多。

——《溫泉行》

又如《燕李錄事》、《逢楊開府》、《白沙亭逢吳叟歌》等，皆屬此類。早期的其他作品亦多有盛唐骨格的遺迹，如下列詩篇置于太白集中恐亦難分辨：

聖朝有遺逸，披膽謁至尊。豈是賢榮寵，暫將救元元。權豪非所便，書奏寢禁門。高歌長安酒，忠憤不可吞。……

——《送李十四山人東游》

鬱鬱兩相連，出門草青青。酒酣拔劍舞，慷慨送子行。驅馬涉大河，日暮懷洛京。前登太行路，志士亦未平。薄游五府都，高步振英聲。……

——《錢雍聿之潞州謁李中丞》

故宋人劉辰翁和清人沈德潛皆誤以爲《送李十四山人東游》即是贈李白詩（三），謂「此非太白不能當」。陳衍說：「蘇州少作多豪縱。」（四）信然。他的早期作品如《經函谷關》、《廣德中洛陽作》、《鼙鼓行》等詩慨嘆天寶末年以來的戰亂，悲憤激越，心潮難平，亦迥異于其沖淡的典型詩風。如：

淮海生雲暮慘澹，廣陵城頭鼙鼓暗。寒聲坎坎風動邊，忽似孤城萬里絕，四望無人烟。又如虜騎截遼水，胡馬不食仰朔天。座中亦有燕趙士，聞鼙不語客心死。何況鰥孤火絕無晨炊，獨婦夜泣官有期。

——《鼙鼓行》

日人近藤元粹評此詩曰：「形容慘澹殺氣，全涌于紙上矣。」（五）

大約在代宗大曆初爲洛陽丞時，「折腰吏」的經歷磨去了他的棱角，韋應物逐漸地改變了他的心態和詩風，這在他當時的詩中可以感受到，試讀此篇：

心同野鶴與塵遠，詩似冰壺見底清。府縣同趨昨日事，升沈不改故人情。上陽秋晚蕭蕭雨，洛水寒來夜夜聲。自嘆猶爲折腰吏，可憐總馬路傍行。

——《贈王侍御》

此詩很有典型意義，「心同野鶴與塵遠，詩似冰壺見底清」成爲他新的生存方式和詩美追求。

此後他的詩歌就逐漸呈現出淳淡自然的新風格，韋式典型詩風于是漸次形成，人們熟知的代表

作，也開始在大曆年間出現了，其中包括被清人選入《唐詩三百首》中的一些名篇。如：

夾水蒼山路向東，東南山豁大河通。寒樹依微遠天外，夕陽明滅亂流中。孤村幾歲臨伊岸，一雁初晴下朔風。爲報洛橋遊宦侶，扁舟不繫與心同。

——《自鞏洛舟行入黃河即事寄府縣僚友》

淒淒去親愛，泛泛入烟霧。歸棹洛陽人，殘鐘廣陵樹。今朝此爲別，何處還相遇。世事波上舟，沿洄安得住。

——《初發揚子寄元大校書》

客從東方來，衣上灞陵雨。問客何爲來，采山因買斧。冥冥花正開，颺颺燕新乳。昨別今已春，鬢絲生幾縷。

——《長安遇馮著》

前舟已渺渺，欲渡誰相待。秋山起暮鐘，楚雨連滄海。風波離思遠，宿昔容鬢改。獨鳥下東南，廣陵何處在。

——《淮上即事寄廣陵親故》

鍾惺評韋詩說：「韋蘇州等詩，胸中腕中，皆先有一段真至深婉之趣，落筆自然清妙。」（六）所謂「真至深婉之趣」「自然清妙」，正是韋應物在山川行旅、友朋聚散的人生歷程中，轉向內心尋求所得到的淳厚天然的審美感受，所表現出的情景契合審美趣味。此時詩人已進入心物相融、從容不迫之境，

頗有哲人氣度，韋詩耐讀的魅力在於此。曾爲執戟兵勇的韋應物，其心靈境界的升華，令人稱異。

大曆間，應物在揚州遇到詩人孟雲卿，極爲推崇。《廣陵遇孟九雲卿》云：

新知雖滿堂，中意頗未宣。忽逢翰林友，歡樂斗酒前。高文激潏波，四海靡不傳。西施且一笑，衆女安得妍。……

雲卿詩風淳樸古淡，不同流俗，而應物視爲知友，引爲同調，深知其詩價值，可知趣味之相近。雲卿約長于應物十歲，早在肅宗乾元三年元結已錄雲卿等七人詩爲《篋中集》，並爲之序，稱七人「獨挺于流俗之中，強攘于已溺之後」，「凡所爲文，皆與時異」〔七〕。而應物亦稱譽雲卿詩文爲「高文激潏波，四海靡不傳。西施且一笑，衆女安得妍」，所見略同。應物爲詩去浮華而尚古淡，其受雲卿詩風一定影響是可能的。

韋應物寫過不少反映戰亂、批判權貴、同情民生疾苦的好詩，其擬古、歌行皆不乏佳作，而最能代表其典型風格和突出成就的，畢竟還是蕭散冲淡的山林隱逸詩。隨遇而安的處世態度，對人生富有詩性的審美觀照，表現了中唐特定時代士人的心靈軌迹，從這裏可以尋求其詩的文化意蘊。而韋應物的審美趣味，在中國古代文化中又是有其源流和傳統的。其詩與陶謝、王孟一脈相承，胎息于陶潛的真淳自然，佐之以二謝的精工鍛煉和王孟的空靈淡遠，而呈現出氣貌清朗溫潤、意境灑脫超逸、用筆淡然無意、節奏從容舒緩的基本特徵，而異趣于大曆時代的總體詩風。其中內蘊的散淡的品格，正是其人

生境界的詩性表現。

他承受陶潛精神的影響最爲顯著。他效陶體，「非惟語似，而意亦大似」〔八〕，幾可亂真：

携酒花林下，前有千載墳。於時不共酌，奈此泉下人。始自翫芳物，行當念徂春。聊舒遠世蹤，坐望還山雲。且遂一歡笑，焉知賤與貧。

——《與友生野飲效陶體》

霜露悴百草，時菊獨妍華。物性有如此，寒暑其奈何。掇英泛濁醪，日入會田家。盡醉茅簷下，一生豈在多。

——《效陶彭澤》

韋詩有神似淵明風采之處，是由于他對淳真境界有會于心，「不特其詩效陶，其人亦陶也」〔九〕，故得其神韻。清人賀貽孫所論極精：

韋蘇州擬陶諸篇，非不逼肖，而非蘇州本色。蘇州本色在「微雨夜來過，不知春草生」，「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迹」，「豈無終日會，惜此花間月」，「空館復相思，微鍾坐來歇」。此等話，未嘗擬陶，然欲不指爲陶詩，不可得也〔一〇〕。

如其《寄馮著》：

春雷起萌蟄，土壤日已疏。胡能遭盛明，才俊伏里閭。偃仰遂真性，所求惟斗儲。披衣出茅屋，盥漱臨清渠。吾道亦自適，退身保玄虛。幸無職事牽，且覽案上書。親友各馳驚，誰當訪弊

廬。思君在何夕，明月照廣除。

劉辰翁評曰：「曠達近陶，豈是旨趣相擬。」（二）在親近自然的簡樸生活中找到了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園，而將此中樂趣信筆寫出，純屬自然流露，一片神行。又如《休沐東還胄貴里示端》、《園林晏起寄昭應韓明府盧主簿》、《始除尚書郎別善福精舍》、《答暢校書當》、《東郊》、《幽居》、《秋夜》、《觀田家》等詩，其動人處皆在其真淳的人生態度，表現出哲人的風範，此正是陶詩餘緒。故朱熹稱「其詩無一字做作，直是自在，其氣象近道」（三）。清人賀裳也說「韋詩皆以平心靜氣出之，故多近于有道之言」（四）。韋詩也有直抒哲理之思的，如《聽嘉陵江水寄深上人》、《咏聲》、《贈盧嵩》等篇。

韋詩又善于融合陶、謝，故能卓然成家。清人紀昀論曰：「其詩七言不如五言，近體不如古體。五言古詩源出于陶，而熔化于三謝，故真而不樸，華而不綺。但以爲步趨柴桑，未爲得實。如「喬木生夏涼，流雲吐華月」，陶詩安有是格耶？」（五）所引之詩題爲《同德寺雨後寄元侍御李博士》：

川上風雨來，須臾滿城闕。岩峽青蓮界，蕭條孤興發。前山遽已淨，陰靄夜來歇。喬木生夏涼，流雲吐華月。嚴城自有限，一水非難越。相望曙河遠，高齋坐超忽。

又如《藍嶺精舍》：

石壁精舍高，排雲聊直上。佳遊愜始願，忘險得前賞。崖傾景方晦，谷轉川如掌。綠林含蕭條，飛閣起弘敞。道人上方至，清夜還獨往。日落群山陰，天秋百泉響。所嗟累已成，安得長偃仰。

此等詩皆旨趣超拔，刻煉精工，得大謝（靈運）精髓。却又能洗削贅語，較大謝詩更爲省淨。又有清新疏朗、明麗葱倩，而兼得小謝（朓）風韻者，如：

幽人寂不寐，木葉紛紛落。寒雨暗深更，流螢度高閣。坐使青燈曉，還傷夏衣薄。寧知歲方晏，離居更蕭索。

——《寺居獨夜寄崔主簿》

落帆逗淮鎮，停舫臨孤驛。浩浩風起波，冥冥日沉夕。人歸山郭暗，雁下蘆洲白。獨夜憶秦關，聽鐘未眠客。

——《夕次盱眙縣》

這真如謝朓所說「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二五）。明人胡應麟云：「韋左司大是六朝餘韻，宋人目爲『流麗』者得之。」（二六）亦是指此而言。但韋詩往往比謝詩多一些清冷氣息，這來自于他的隱逸情結，而隱逸心總是與孤寂感相伴的。

從前面的一些引詩中不難察覺，韋詩的又一特色是喜好在山林隱逸的灑脫氛圍中表現友情交往的真摯醇厚，特別耐人尋繹。蘇軾以爲韋詩「寄至味于淡泊」（二七），當與此有關。明人高棅也指出：「至濃至淡，便是蘇州筆意。」（二八）情至濃而筆至淡，韋詩佳處往往在此。試看韋詩表現友情關懷，往往襯以蕭疏冷寂之景，這是他的特有作風，表現出其詩的獨創性。如：

今朝郡齋冷，忽念山中客。澗底束荆薪，歸來煮白石。欲持一瓢酒，遠慰風雨夕。落葉滿空

山，何處尋行跡。

——《寄全椒山中道士》

懷君屬秋夜，散步咏涼天。山空松子落，幽人應未眠。

——《秋夜寄丘二十二員外》

白雲埋大壑，陰崖滴夜泉。應居西石室，月照山蒼然。

——《懷琅琊深標二釋子》

踏閣攀林恨不同，楚雲滄海思無窮。數家砧杵秋山下，一郡荊榛寒雨中。

——《登樓寄王卿》

九日馳驅一日閒，尋君不遇又空還。怪來詩思清人骨，門對寒流雪滿山。

——《休暇日訪王侍御不遇》

雨中禁火空齋冷，江上流鶯獨坐聽。把酒看花憶諸弟，杜陵寒食草青青。

——《寒食寄京師諸弟》

此類清冷空靈，確有「詩思清人骨」之感，其中亦有王、孟的影子。不同的是應物着筆于境界的幽冷，而用意在于友情的溫厚。此為反觀之法。

佚名評韋詩云：「大抵平淡詩非深于情者不能為。若一直平淡竟如槁木死灰，曾何足取？」（二九）韋應物之深于情，可從其一組悼亡詩見其一斑。清人喬億評其悼亡詩云：「不必語語沉痛，而幽憂鬱

堙之氣直灌其中，誠絕調也。安仁氣自蒼渾，是漢京餘烈，而此題精蘊，實自韋發之。」（10）如《出還》詩云：「幼女復何知，時來庭下戲。」平平道出，痛入骨髓。應物喪妻後有送女遠嫁之作（《送楊氏女》），皆記實之言，却令人不能卒讀。人間至情，千古不磨，應物皆能一一寫出。其詩感情真摯，而在表達上却總是平淡自然，不着痕迹，更不作渲染。陸時雍《詩鏡》評韋詩云：「情深，有不見著情之妙。」即是指此而言。此種天然境界，誠不易及。應物爲人天真直率，「不失其赤子之心」，甚至其少年無賴作惡之狀亦能從實寫出，從不隱諱，在中國古代詩人中實屬罕見，故其詩能達到此種天然境界。

韋應物是「陶謝——王孟——韋柳——姚賈」隱逸詩人系列中的人物。如仔細分辨，可以認爲「陶——王——韋——姚」是一個系統，其詩境在總體上是趨于寧靜安詳的，分別帶有淳厚、靜謐、溫潤、平淡的意味；而「謝——孟——柳——賈」又是一個系統，其詩境在實質上是趨于躁動不安的，分別帶有抑鬱、淒清、冷峭、苦僻的意味。清人賀裳評韋柳詩云：

韋無造作之煩，柳極鍛煉之力；韋真有曠達之懷，柳終帶排遣之意（11）。這真是有得之言。故清人王士禎《論詩絕句》云：

風懷澄澹推韋柳，佳處多從五字求。解識無聲弦指妙，柳州那得並蘇州！

所謂「無聲弦指」，即翁方綱《石洲詩話》所稱：「至韋蘇州，則奇妙全在淡處，實無迹可求。」知韋柳之別，則兩個系統的差異可以思過半矣。

總之，韋詩氣象清華，騷雅閑淡，真而不樸，華而不綺，上薄陶謝，下該王孟，並直接影響柳宗元的

創作。晚唐司空圖將其與王維並舉，稱其詩「澄淡精致，格在其中」〔三〕；宋代蘇軾將其與柳宗元並稱，謂其詩「發纖穠于簡古，寄至味于淡泊」〔四〕；嚴羽《滄浪詩話》謂之韋柳體，並演變為晚唐姚賈一派；至明清，又得胡應麟、王漁洋的標舉，而成為古典山水隱逸詩的重要的審美範式。

《韋應物詩集繫年校箋》是先師蝸叟孫望先生的遺著。在二十多年前的七十年代末，我已年屆不惑，始從先生攻讀唐詩。先生的音容笑貌，指畫講授之狀，至今總是歷歷在目。先生秉性淳厚淡泊，喜好元次山和韋應物的詩歌，老而彌篤，故長期從事這兩家的研究。他撰寫的《元次山年譜》、校輯的《元次山集》，已出版行世多年，以其嚴謹翔實得到學界的推重，早有定評。對韋應物的研究，先生曾于一九六二年發表了《韋應物事迹考述》，此文收入了一九八二年出版的論文集《蝸叟雜稿》。而《韋應物詩集繫年校箋》，六〇年代就已完稿，後經先生反復修訂，生前却一直沒有交付出版。先生于一九九〇年仙逝後，《韋集》遺稿曾由南京師範大學顧復生、吳錦二位先生整理，今已由中華書局排印出校樣。我奉師叔閑堂老人程千帆先生之命，勉為其難地為《韋應物詩集繫年校箋》撰寫《前言》。我展讀先生遺稿，再一次感受到先生治學的嚴謹，對於韋詩編次的考訂十分精審。今《韋集》出版在即，閑堂老人亦已于今夏遽歸道山，《前言》始急就成章。本文略述讀《韋集》心得而已，姑以此作為對先師的一點紀念，並希望得到專家們的指正。

孫映達

二〇〇〇年九月二十五日于徐州師範大學

〔注〕

〔一〕見孫望《蝸叟雜稿·韋應物事迹考述》。

〔二〕本文所涉及韋詩的寫作時代，皆據孫望《韋應物詩集繫年校箋》。

〔三〕見《韋蘇州集》四劉評、《唐詩別裁集》三。

〔四〕見《石遺室詩話》六。

〔五〕見《韋應物詩集繫年校箋》二。

〔六〕見《唐詩歸》二六。

〔七〕據孫望《蝸叟雜稿·篋中集作者事輯》，雲卿約生于玄宗開元十四年（七二六）。

〔八〕見周紫芝《竹坡詩話》。

〔九〕見王堯衢《古唐詩合解》。

〔一〇〕見《詩筏》。

〔一一〕見《韋蘇州集》二劉評。

〔一二〕見《詩林廣記·前集》三。

〔三〕見《載酒園詩話·又編》。

〔四〕見《四庫全書總目》一四九「韋蘇州集十卷」條。

〔五〕見《南史·王雲首傳》。

〔六〕見《詩藪·內編》二。

〔七〕見《書王子思集後》。

〔八〕見《唐詩品匯》一四。

〔九〕見《瀛奎律髓匯評》八。

〔一〇〕見《劍溪說詩·又編》。

〔一一〕見《載酒園詩話·又編》。

〔一二〕見《與李生論詩書》。

〔一三〕見《書黃子思詩集後》。